

山好水好人好

雙城記 何翼平

北京的西北部被稱為上風上水之地，山好、水好、人好，這邊除了筆者前文所述曹雪芹著書的黃葉村、櫻桃溝，還有一塊土地，上可追溯到漢唐西北古道，下可尋蹤元明清榆河驛站，這裏就是納蘭容若家族的封地、納蘭家幾代人的生活歸宿之所，納蘭容若在這裏出生，亦在這裏長眠。

此地屬北京海淀區管轄，這天，我們從城裏出發，驅車前往上莊鎮的永泰莊村，下車處是東嶽廟，研究納蘭容若的年輕學者劉子菲和當地的鎮領導已經在等我們，我以為納蘭容若家族的封地，是一個類似恭王府的大花園，想不到竟是廟。東嶽廟始建於唐代，距納蘭氏祖墓千米之處，明末清初已淪於荒僻莽草之地。

納蘭明珠是納蘭容若的父親，每年都要到祖墓掃墓祭祖，見附近的3座古刹年久失修，臨終前囑託總管安尚仁完成修廟夙願。安尚仁於十年後大興土木，耗時3年，終於在康熙59年，將東嶽廟、龍母廟、真武廟三座古刹修葺一新，設香火道場，請道人主持，古廟再度興盛。清康熙年間，改為納蘭氏家廟，供奉納蘭容若家族祖先的人像牌位，成為納蘭氏家祠，納蘭容若的牌位就供奉於此。

東嶽廟坐北朝南，分東西兩路，

有殿三進，山門、鐘鼓樓，鐘樓已經不見了。前殿、正殿、後殿還在，雕有精美的五龍穿雲浮雕圖案，兩個捲窗也由青石雕就。東跨院有三進，四合式布局，為雙卷勾連建築，規模很大。如今東嶽廟歷經千年風雨世事滄桑。古廟的前殿被改造，配殿被拆除改建，幾座大殿的窗戶失去木棧，用磚頭木板堵死，正殿被封鎖用作倉庫。東嶽廟的正門，原本左右各有一個山門，但被一家醫院使用，右邊的山門被拆除，與鼓樓相對的鐘樓也被拆除。

帶我們參觀的學者劉子菲，已經出了幾本專著研究納蘭，她和久居這塊文化領地的長者，看着斑駁的朱門，破敗的院落，被拆去的麒麟望月石雕的缺口，這樣的古蹟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和修繕，內心深感傷痛。望着眼前一派荒涼，想起曹公筆下甄士隱的《好了歌注》：「陋室空堂，當年笏滿床；衰草枯楊，曾為歌舞場。蛛絲兒結滿雕梁……」

東嶽廟往南，沿著小路穿過一排排民居，還有一座很有規模的木製古戲台，我是寫戲的人，一看見戲台就莫名興奮，但見如此敗落殘破，再沒有鑼音鼓弦出將入相……我在想，看過的很多人都想，如果把這處納蘭容若的故地修好，北京不是又多了一處有文化名人、有古蹟，可觀可賞的文旅之地？

此山中 鄧達智

二戰後，百廢待興，雖屬戰勝國法蘭西共和國，卻已被德軍直搗黃龍打得落花流水千瘡百孔。然而，法國人的浪漫始終未被消磨，1948年至1949年間，名師Dior推出新世代宮廷服裝，名為New Look，除奠定Dior上位成一代宗師，也為巴黎作為世上時尚之都奠基。

隨時裝而來，其後是電影新浪潮、年輕文化之都，在往後20年，若然離開香港學於美加、英國、澳洲或新西蘭者，將被視作一般或平庸。思想非一般者大多以法國尤其巴黎為目標，感覺高人一等。

從巴黎開始，繼而倫敦、羅馬、米蘭、巴塞隆拿、馬德里……在過去70年間成為「熱點」，被全球人士奉為文化頂峰的指標，另加全球經濟總的來說，旅遊普及化以倍計膨脹。上世紀七十年代遊歐洲能見到的亞洲面孔，除了東洋人跟香港人，其他寥寥可數，猶記得1980年探訪以色列友人，逗留一個多月，唯一碰到的只有一名日本青年。

隨後東亞、東南亞……中國人先行幾步，印度人緊隨，瞬間爆發旅遊熱潮。歐洲，尤其過去一直享受清涼夏天的北、中、西歐，西班牙及意大利南部及希臘熱熱之外，歐洲文化底蘊及涼夏造就亞洲遊客夏季來遊的首選。

夏日遊歐的熱潮漸變，隨十多年前法國被北非吹過來攝氏30多度的熱浪，在沒有空調冷氣系統的設施下，熱死以千人計，尤其醫院及安老院病人及高齡院友。近年大家對夏日歐遊，開始三思。

誰知近年熱浪不停襲境，年年夏天熱的程度沒有最高，只有更高。過去開所未聞，法國夏天氣溫高達45℃，嚇死人，這情況只發生在印度而非歐洲。北歐、德國、英國、西班牙……全數今夏重災區。

筆者身在意大利，每天都被親友追問：你那邊的天氣可好？歐洲非一般熱浪侵襲，敬請小心，防止中暑。事實我遊覽的並非意大利本土，而是撒丁島(Sardinia)，或許海風充盈吹過，6月中到來朝頭晚尾外還需添衣，中午雖熱還可接受。繞島自駕遊，氣溫在晚上回落到23-25℃，白天徘徊在29-33℃，總算比歐洲其他地方、亞太地區，甚至美加等地的熱浪溫和。不過中午前後前往必須爬山的景點，情況就似昨天在地拍到大汗疊細汗的情況。

大姐及侄子昨天傳來短訊：多倫多7月1日氣溫跟歐洲齊齊，高達45℃，簡直嚇壞人。筆者在加拿大多倫多地區上課的歲月，夏天最熱大概一個星期，不過30℃左右。

倫敦那些年的夏天，25℃是頂點，好些年根本熱不上來，一直陰雨微寒，全無夏天。歐美兩地現時簡直熱得民不聊生，難為有些壞腦的國家領導人曾說過：哪有全球暖化這回事？全部是別有用心的人偽造，Fake News。

●歐洲熱即歐洲受歡迎熱潮，熱歐洲則是熱浪導致死人。作者供圖



嘗過甜酸苦辣才是人生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因為參加內地綜藝節目《乘風2026》(浪姐7)，前香港小姐冠軍陳凱琳更為內地觀眾所認識，同參與該節目的內地女星亦表示對陳凱琳產生好奇。這位內地女星強調她們對陳凱琳只是出於好奇心驅使，由於多日相處，女星的話可能會在影視圈挑起一些話題。

該女星說她所接觸的陳凱琳樣子似混血兒，性格倔強且溫柔，知道她的老公是靚仔視帝鄭嘉穎，不過兩人的年紀相差很大，女方的母親曾反對兩人走在一起。女星認為不管是男是女都難免在人生路上嘗過甜酸苦辣，也許這就是完整的人生吧！有人覺得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，這也是門面工夫或表現自己灑脫一面的說話而已。有多少個真心如此認為？愛情中，誰不期待一生一世一雙人，第三者永遠會令感情或婚姻太擠擁。

女星還說她們也喜歡另一位參加者，就是奧運短道速滑冠軍王濛，雖然有人認為王濛舉止過於傲慢，不易親近，但她在節目裏的拚搏及實力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始終女性都有溫柔的一面，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實。曾為國爭光勇奪金牌，王濛能成為團中的寵兒亦不無道理，不同的賽道發展，根本不應被當作異類的眼光去看，加上每個人的性格各異，有句話常說：「若要人似我，不如兩個我。」

說起王濛，她亦是筆者喜歡的國家運動員之一。王濛曾說過自己去喜歡去的地方乃賞心樂事，但聽了內地音樂人女星薩頂頂和女歌手尚雯婕的經歷，她馬上跳起舞來，自嘲地說：「人家來這節目是真正的跨界破浪，而我就是『興風作浪』的姐。」此話一出引得哄堂大笑。

百家廊 鍾倩

小暑覓清涼

小暑是快活的、明亮的，帶有草莓冰淇淋味的——因為，暑假開始了，人們的生活作息也走向「夏令時」。

上小學自然課，老師讓背誦二十四節氣歌，「夏滿芒夏暑相連」，兩個「暑」恰好都在暑假，俗稱「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」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載道：「六月節……暑，熱也，就熱之中分為大小，月初為小，月中為大，今則熱氣猶小也。」小暑，即暑熱初興，未到頂峰，氣候特徵是「一出一入」，南方出梅雨季，北方入三伏天，正值南北方雨季「輪流值班」之時，但北方強對流天氣較為頻繁。怪不得民間諺語說：「小暑不算熱，大暑三伏天。」

小暑之熱，是從乾熱過度到濕熱，好比從燒烤到煎蒸。古人自稱有「釜甑蒸飲」的體感，同時也叫「蒸炊時節」。唐代韓愈詩曰：「如坐深甑遭飲」。甑是舊時蒸飯的瓦器，上層蒸物、下面煮水，中間有個篋子，相當於現在的蒸鍋或籠屉。只有農人心生歡喜，日頭愈烈，莊稼長勢喜人，來年好豐收，正如農諺所說：「六月不熱，五穀不結。」每個人身上，都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——體表的溽熱，內心的燥熱，還有室外的乾熱，走在馬路上，太陽像頭頂懸着一小掛透明鞭炮，「噼哩啪啦」地寂寂燃燒着，空氣裏縈繞着火辣辣的氣味。上午晴熱，午後雷雨，一場來去匆匆的雷陣雨，就像城市上空的過客，短得轉眼沒坐熱。三天兩場雨，濕了又轉乾，人們常有雨「越下越熱」的悶熱感。

「倏忽溫風至，因循小暑來。」小暑節氣三物候：一候溫風至，二候蟋蟀居

壁，三候鷹始鷲。這時節，風溫熱，雲嫺靜，給人不疾不徐的溫厚之感，傍晚下班時抬頭望去，「藹然若夏之靜雲」，有時也會遇見火燒雲，紅燦燦一片，紅中帶金，為天空鑲了一道明晃晃的金邊。古人比現代人風雅，就連溫熱的風也有節氣之美，小暑出梅，海上吹來東南風，船舶藉着風回家，素稱「船棹風」。然而，人人傳誦中出口口誤，變成「拔草風」，卻也具象化，「赤日炎炎似火燒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」。

這讓我想起學校大操場上的老花匠，每年夏天他頭戴大草帽在操場邊沿拔草，皮膚曬得黝黑，胳膊爆了層紅皮，烙下長長的疤痕。我和小夥伴只顧低頭薅狗尾巴草，一把一把地薅，手上沾滿草葉的綠汁，然後找個高椅子的陰涼處，坐下來編草手鐲。額外的回報是，雙腿添了一串蚊子叮咬的疙瘩。

夏天最討厭的是蚊子，最可愛的小蟲當數蟋蟀。宋代葉紹翁詩云：「知有兒童挑促織，夜深籬落一燈明」，為夜色下捉蟋蟀的孩子留一盞燈是美德，也是未泯的童心。蟋蟀，名「促織」，又名蚰蚃兒。蟋蟀居壁不是躲開熱浪，而是年幼尚小，穴中體感舒適，等到了大暑，它們不再面壁，開始野外嬉戲與爭鬥，能夠持續到秋天，所以鬥蚰蚃兒被稱為「秋興」。等蟋蟀進屋裏、鑽床底，意味着氣候由秋涼轉至冬寒。山東老鄉蒲松齡《聊齋誌異》中的名篇《促織》，僅1,700字，被譽飛字稱為最經典的短篇小說。蒲松齡寫促織「巨身修尾，青項金翅」，寫讀書人成名的悲傷，故事到了最後，他的孩子死了，變成一隻促織。

小暑時節，鷹擊長空，只不過城裏人很難有機會觀察到。盛夏時節，鳥類未雨綢繆，為肅殺的冬天做準備，鷹進階學習，練習空中捕食的技術，「鷹感陰氣，乃生殺心，學習擊搏之事」。不難看出，鳥「得氣之先」，遵從自然規律，比人類都善於謀劃長遠，隨着季節變化尋生存之道。

我出生在夏天，鍾愛夏天勝過其他季節，生日就在小暑過後，是「野蠻生長」的巨蟹座，穿連衣裙、吃冰塊、去游泳，還有操場上的消夏文藝晚會。記得有一年夏天流行室外KTV，商場門口擺幾張圓桌和椅子，配有音響設備，主要售賣冷飲、沙冰，小碗冰淇淋，點綴兩三個紅櫻桃。我圍觀過好幾次，聽人攬着話筒唱歌，也會有人點歌。直到有天晚上散步時，母親讓我選一款冰淇淋，我坐在桌前，用勺子小口小口吃，眼看奶油化成了水，我趕忙伸長舌頭接住，大滴的奶油忽而又滴到了胳膊彎兒，我忙不迭地用紙巾擦。

「小暑不足畏，深居如退藏。」古人過小暑，全在一個「躲」字，躲進別舍、涼亭、山莊、樹蔭下。我心儀孟浩然的暑夜荷塘之美：「荷風送香氣，竹露滴清響」，那是唐代人的風雅。現代人呢，躲進空調屋裏不出來，抱着手機上網玩到嗨。失了自然風的吹拂，沒了露天地炙烤，生命也就與大自然絕緣——這是致命的精神萎縮症。

夏日漸長，荷風習習。小暑奔着大暑的方向走去，我們奔着兒時的記憶走去，每個夏天都藏着無法返回的童年——就這樣吧，看風劈開熱浪，把暑天撕成碎片，幻化為一地清涼。

成都第一間酒店

終生遊學 項明生

這間成都地標性的酒店，位處市中心旁的錦江河畔，1958年由陳毅及朱德兩位元帥命名，「錦江賓館」，是成都以至於四川，以及西南地區(包括雲南、貴州、四川三省)第一間五星級酒店。它外觀是東歐式建築，雖然只有9層樓，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是全城最高的建築。

旅客即使沒有住過這間70年的老古董，但一定聽過中國最大的連鎖酒店集團之一「錦江國際集團」大名。兩者並沒有直接的股權或創辦關係，錦江國際集團的創辦人董竹君曾在成都生活了十年，回到上海後懷念這條美麗的護城河，故將自己開的菜館命名為「錦江川菜館」，這也是後來整個「錦江集團」名字的真正由來。

站在這家成都最老牌五星酒店的露台，正對着蜿蜒嫵媚的錦江。能令董竹君回到外灘也懷念不已的這一池江水，江面上漂浮的不是落葉，是我半世紀的人生軌道，而錦江第一灣剛好就是在錦江賓館的前方。

最近我在家中找到一張泛黃的舊相片，相片的主角是我媽媽，以及我外婆。她們站在酒店的陽台上，衣着樸實，典型的那個年代的打扮，而且神情嚴肅緊張，上面寫着「1978年錦江賓館」。

這勾起了我遙遠的記憶，半個世紀前我還在成都讀小學時，有一天外婆和媽媽很早起床，穿上了乾淨整齊的衣服，然後說要去錦江賓館見人。我那時才9歲，她們不帶我去，令我很好奇，他們去賓館是見什麼重要人物？

時光快轉了半世紀。這次回鄉，我就專門來住這間成都地標，搭1號地鐵線，下車就是以酒店命名的「錦江賓館站」。這間酒店歷史地位相當於曼谷東方酒店、台北圓山大飯店、東京帝國飯店、上海和平飯店和香港半島酒店，但這些歷史性地標酒店每晚動輒幾千元，只有這間物超所值。在網上平台訂是意想不到的便宜，300元人民幣有找，就可以入住這間曾經西南第一的五星賓館了。我拿着這張泛黃舊照片問前臺的職員，可不可以入住這個露台房？她說要加99元人民幣的露台費，當然沒有問題。我有兩晚時間去探索半世紀前的不解之謎。



●筆者攜帶半世紀的舊照入住錦江賓館。作者供圖

《雲秀行》

細說星光 叢仁

李一桐、曾舜晞主演的《雲秀行》終於開播。該劇改編自《彩雲國物語》，於2023年殺青，乘着2026年「去庫存」大潮，成為暑期檔備受矚目的焦點。《雲秀行》的命運正好反映近年內地劇集市場的結構性困境。

內地劇集「積壓」已成常態，業界通常以殺青逾兩年未播為標準，3年以上即屬重度積壓。據資料顯示，截至2025年底，全國殺青兩年以上未播劇集約達452部，其中3年以上者逾400部，佔待播總量過半，積壓劇製作成本估計超過200億元人民幣。2025年被視為「積壓劇大赦年」。廣電總局推政策鼓勵，控制新劇開機量，令平台為填補內容空缺，開始大規模釋放庫存。

《無憂渡》《折腰》等積壓劇，意外跑了出來，證明了這類作品的市場潛力。2026年暑期檔將會是「去庫存」高峰，除《雲秀行》外，《愛情有煙火》等劇相繼已上架，央視也播出了積壓4年的《星月征途》，新舊劇上線比例已接近一比一。

《雲秀行》的際遇也可說是「因禍得福」。3年間，李一桐憑《書卷一夢》破圈，曾舜晞靠《蓮花樓》人氣飆升，配角鄧為也因《長相思》躋身

頂流。主演們的「升咖」，讓原本帶銷的庫存劇變成了雙平台爭搶的片源，招商能力遠較殺青時大幅增長。不過積壓也帶來副作用，部分觀眾指出其敘事節奏偏舊，服化道略顯過時，與當下流行的快節奏古偶存在審美錯位，制約了口碑的進一步發酵。回說《雲秀行》，故事講述落魄名門女范雲(李一桐飾)與「白切黑」城主齊暉(曾舜晞飾)從契約婚約走向並肩治國的故事，融合了先婚後愛與大女主逆襲元素。李一桐在劇中的表現和白鹿在《莫離》一樣，影迷評價出現了很明顯的兩極化。普遍認為她雖然精準拿捏了部分角色特質，但受限於劇集本身的製作和劇本限制，最終還是引發了較大的口碑爭議。

最近同時在收看李一桐和白鹿的劇，她倆經常被大眾評價為長相極其相似，在娛樂圈中被稱為「撞臉姐妹花」或「雙生花」。有這種說法，主要是兩人不僅五官輪廓高度相似，早期更同樣演出過于正的作品，這讓許多觀眾在追劇時經常發生臉盲。



●《雲秀行》劇照 作者供圖

King Sir較少為人知的事情(之三)

演藝蝶影 小蝶

King Sir(鍾景輝)同輩們告訴我他們向來叫他「阿King」，不知從何時開始，有些年紀比他大的前輩改稱他為King Sir。其中一位告訴我她覺得若現時仍叫他「阿King」，好像不尊重他似的，另一位則索性問King Sir為何大家都改了給他的稱謂。他說應該是他當上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後，學生們都叫他King Sir，以示尊重。

其實King Sir年輕時在浸會書院教學，學生們都是叫他「阿King」的。大概是他在當時的年紀與學生相差不少，像大哥哥一樣，所以學生都直呼其名。他在演藝學院教學時已較年長，且在戲劇界中德高望重，學生們便稱呼他為King Sir。自此之後，人人都叫他King Sir。另一項引起King Sir同輩好奇的是King Sir為何變得沉默。我認識King Sir時，他臉上常掛笑容，但是不多話說，我以為這是他本來的性格。可是，他的

多位數十載劇友都不約而同地告訴我們年輕時常常一起演戲、吃飯、搓麻雀和跳舞，King Sir是很多話的，而且風趣幽默，與他現時的性格截然不同。有前輩說他可能自當上院長後，要保持院長的威嚴和風範，所以收起愛開玩笑的一面。

我不能印證這個推論是否正確，但有一位女前輩曾告訴我，一次King Sir跟她說笑。女前輩在非常傳統和拘謹的中國家庭長大，不習慣King Sir的玩笑，立即回應說：「你是堂堂一位教授，怎麼會開這種玩笑？」這番話弄得King Sir好不尷尬，以後不再與她說笑了。不知道大家說King Sir變了性格，會否與此事有關？

King Sir不再與我們展露他的風趣才能，不代表我不可以在他面前說笑。很多時候，我與King Sir談話時，總是忍不住給他說笑話，或者用一些開玩笑的語氣把事情敘述，King Sir聽到我的話後總是笑起來。我相信任何大師都不需要所有人當他們是天使般仰

望和崇拜，或談的都是認真的事務和嚴肅的話題。他們也是凡人，也需要有人與他們輕鬆地談天說地、閒話家常，又或風花雪月地瞎扯一番。我剛巧是東拉西扯、插科打諢的高手，又與他沒有利益關係，可以放膽說話，所以常常引得大師笑起來。絕大部分人都說King Sir的脾氣很好，從來不會發脾氣和罵人，所以他以前有「好好先生」之稱。不過，有數人告訴我們曾被King Sir責罵，嚇得他們很害怕。還有一個傳聞說King Sir在聽到一個有人不尊重他的消息後，生氣得立即從麻雀椅上彈起來，拿起電話採取行動。

我亦曾兩次目睹King Sir發怒的情景。其中一次是在一個會議上與對方意見不合，King Sir氣得面也拉長了。我覺得會發怒才是好事，因為這才是真情流露的表現。

我一直以為King Sir是沒有宗教信仰的，原來他年輕時曾受洗，家人都是基督徒，所以，他明天(7月4日)的安息禮拜將會在九龍城浸信會舉行。願他安息。